

钱钟书：20世纪的人文悲歌

（上册）

刘中国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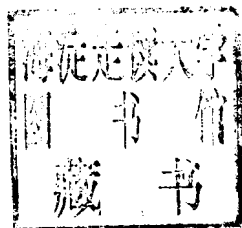
花城出版社

K225.6
179/1-2

钱钟书：20世纪的人文悲歌

(下 册)

刘中国 著



海澱金銀 0058333

花 城 出 版 社
58333

自序

这本书从武汉写到深圳，断断续续写了多年。写作和修改过程中，我一直谨记钱钟书先生的海训：

记得诺娃利史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：“每一个人的传记应当是一部 Bible(圣经)。”喜欢做警句的人大可套著调来一句：“每一个思想家的自传应当是一部 *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*(独特的心灵史)。”这种自传最为难写。我们须要捉住心的变动不居，看它在追求，在创化，在生息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心的“天路历程”委曲详尽地传达出来；在文笔一方面，不能太抽象，在实质一方面，不宜与我们的专著相犯，因为自传的要点在于描写，不在于解释，侧重在思想的微茫的来源，不在思想的正确理由。

遗憾的是，我自觉远没有达到他提出的这个传记文学标准。虽然我可以像某些作者那样声明，本人与传主有过通信或交谈，对于从传主的亲属、师友、门生处收集的资料，对于报章披露的回忆、采访文章，都一一准情酌理，旁稽参校，务求其真实可靠，甚或印出与传主的合影和来往信件招徕读者等等——我以为这是没有必要的。

这本书就摆在你面前，像无法销毁的罪证，它将把我的盲目无知揭发无遗。好在钱钟书先生早就有言在先：“盲目无知

往往是勇气的源泉。”我可以现成借来包羞遮丑。但在本书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,至少我力图做到这一点:尊重知识,敬仰美德,忠于历史。我当然知道,理想与现实之间,存在着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。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1996年暮春

拙书出版日期推迟,使我有时间订正疏漏。奈何公务猬集,身心疲惫。老友陈少鹏、邱衍云、蒋坚骅诸君索取清样,代为匡谬,本书责编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,特此深谢。

1998年初夏又记

目 录

自 序 (1)

引 子 (3)

第一章 太湖无垠 奇石嶙峋钟神秀 (9)

1910年11月21日,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教书匠世家。晚年被推崇为泰山北斗之际,他只清楚地记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清贫教师家的孩子。

第二章 痴颠顽童 一般如梦欠分明 (39)

民国初年,“大总统”换得像走马灯,大有“总统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”的势头。伯父曾想把钱钟书培养成民国“大总统”,父亲只想教他好好读书。痴颠顽童吃尽了皮肉之苦,直到发现了《林译小说丛书》,才发愤学外语——为的是有一天能读原文。

第三章 初来清华 除却摊书只忆家 (69)

德国一个神学家说:“我们第一次出生自子

宫,也是来自安全之乡,‘故乡’则是另外一个‘子宫’,是人们长大成人的地方。孩提时代是我们感到最安全的岁月,人们怀着浪漫色彩并且伤感地怀念那个地方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,钱钟书不断地习惯于一个个陌生的地方,学会在噪音的包围中深思默存。

第四章 允执厥中 兔窟三营莫守株 …… (89)

身处西洋文化氛围浓郁的清华园,钱钟书并没有被洋风吹得东倒西歪,而是亲炙中西圣贤,不遗时贤,涵泳古今,允执厥中,亦中亦西,亦古亦今,兔窟三营。

第五章 雅趣深隽 淋漓难得笔如椽 … (121)

内乱方殷,外患剧增。在那样一个时代大氛围下,钱钟书迎来了第一个创作、研究高潮。张申府对他发表在《清华周刊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月》等报刊上的一系列书评的评语是——雅趣深隽。

第六章 年少轻别 梦魂相逐天涯去 … (151)

和杨绛的婚恋,使钱钟书成为一个“积极而又充满活力的 happily - married man”。大学毕业后的两年,他却尝够了相思之苦——刊布在《国风》半月刊的一系列风华绮丽的爱情诗作,就是“思想放假”的产物。

第七章 初为人师 西风掺雨恼人声 … (175)

从大学到大学,翩翩少年,登坛说法,举座皆惊;与旧雨新知唱和,诗情泉涌。但那根与清华园连在一起的脐带,暂时还未割断——更何况杨绛正在校园里一条条横的、直的、曲折的道路上“收脚印”……

第八章 独行开径 气胜苏黄振国风 … (205)

“舌耕”生涯无法榨干钱钟书充沛的精力。恰恰相反,这段时间,他诗情勃发,文思泉涌,在创作、研究两条道上突飞猛进。

第九章 风气煽荡 湖海飘姚有夙心 … (231)

钱钟书的“血地”无锡,素受“西风”吹拂,得风气之先;他求学的清华园,多有留学欧美、学贯中西的大师巨擘;何况他自己“未甘闾里竟浮沉,湖海飘姚有夙心”!

第十章 留学泰西 敢乐他乡忘故乡 … (253)

留学欧洲,钱钟书夫妇双双获得副博士学位。就在他们做论文期间,爱女钱瑗出生。这两位建造巴比伦塔的智者,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“书痴”,家国之念、忧患之思一直萦绕心头,挥之不去。

第十一章 木坏山颓 明发沧波望渺然

..... (281)

“试问随风归底处，江南黄叶已无村”。在烽火连天的 1938 年，钱钟书挈妇将雏，万里归国，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命。舟中与冒效鲁的以诗定交，对他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巨大影响。

第十二章 昆明舍馆 双飞归燕不双栖

..... (301)

赁居“冷屋”，猖狂不羁。“冷屋随笔”使多少人股颤心寒？某些昔年师长大有“小子鸣鼓而击之”的愤慨。“如此风光偏失侣，无多土地许衔泥”，他念念不忘的是国难当头之际亲人的安危。

第十三章 湘西山中 开卷愁无记事珠

..... (329)

困居湘西穷山中，钱钟书过了两年悄焉寡侣的凄苦生活。青灯黄卷，逸兴遄飞，咳唾珠玉，窗外几竿瘦竹，“高材直节伴羸孤”，国难离愁使他“生知愁是赋诗资”。

第十四章 春申江畔 偷生坯户待惊雷

..... (369)

郑振铎在“孤岛”上宣称：“我辈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！”就是这团

浩然之气,使得“孤岛”上的艺术家偷生坯户,等待惊雷,拚死拚活捍卫思想的尊严和人格的纯净。

第十五章 托命围城 梦入红楼第几层

..... (389)

“黄金时代”也许是诡计多端的“教主”编撰的谎言。“吾世”难现,“故乡”难觅,钱钟书托命围城,在“现世”、“他乡”开始了一段漫长、凄苦而又悲壮的生命之旅。

第十六章 倭寇面北 旧邦更始得新命

..... (417)

战后最强烈的呼声是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与“和平”。春申江畔,人们一边陶醉于“旧邦更始得新命”的狂欢中,一边力阻战神的翅膀再次腾空而起,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得到空前的呈现。

第十七章 翰墨伏波 伤歧前路小迟回

..... (439)

素来不喜交际的钱钟书,战后那几年频频出现在文人雅士相聚的场合。除了担任暨南大学教授,还有众多兼职,照他的话说,“兼差之多,提不胜提,不如不提”。

第十八章 围城重重 偶然欲作最能工

..... (459)

“围城”是所谓时新的老古货。《围城》的创作和出版,把“围城”一词刮垢磨光,使之传导出意味深长的思辨魅力——“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婚姻也罢,职业也罢,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”

第十九章 京华憔悴 沉舟犹恐触千帆

..... (487)

“改造”是个建国初年叫得很响亮的词儿。对于知识分子的“思想改造”,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水木清华虽然“名园北监仍多士”,但是“桃观已非前度树”——“洗澡运动”中,多少人被“洗”得体无完肤、失魂落魄!

第二十章 容安室主 万人海里一身藏

..... (521)

“不能自立,犹如酥油委地。”在一个人人争先恐后表现“先进”的年代,钱钟书却渴慕庄子的所谓“陆沉”,向往着陶潜的“归隐”,遂为书斋取名“容安室”——鞭影闪闪,驴踏陈迹;容安室主,此何以堪?

第二十一章 漉雷隐隐 啼鸠忽隳雨将来

..... (545)

“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,但是行动实际的结

果并不是预期的,或者这种结果起初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,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。”——这段话是对 1957 年的“鸣放”运动最好的揭示。钱钟书“默存”过这场运动,他的众多亲友却被打成了“极右”、“右派”、“中右”分子……

第二十二章 动辄得咎 小诗凄切作秋声

..... (569)

1958 年~1959 年是个热昏的年头,到处都在“插红旗”、“拔白旗”、“放卫星”。钱钟书继 1948 年后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。围攻高潮掀起前夕,他被下放昌黎捣粪,真可谓“手散黄金成粪土,天将大任予曹刘”!

第二十三章 怀远伤高 毁出求全辨不宜

..... (591)

生存的空间日逐逼仄,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但是,钱钟书的脚跟早已立定,道路早已选择——尽管大教堂的屋顶上吹着东南西北风,教堂的尖顶仍然在烈日和暴风雨中昂然挺立。

第二十四章 丙午丁未 京华多少憔悴人

..... (611)

“以排山倒海之势,雷霆万钧之力,磅礴于全世界”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是“左爷”的

狂欢节。剃了和尚头、戴了高帽子、挂了黑牌子的钱钟书，望了一眼剃光半个头的杨绛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《爱丽丝漫游仙境记》——“Curiouser and Curiouser!”

第二十五章 流放豫南 严霜烈日惯曾经

..... (643)

接受折磨，就叫“锻炼”。最经折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。在豫南流放地，钱钟书从事过司炉、保管员、邮差等职业，杨绛则是种菜——九蒸九焙的结果竟然是：“我还是依然故我。”

第二十六章 鬓青头白 四劫三灾次第过

..... (679)

钱钟书夫妇从广阔天地归来，居无定所，却在暗自庆幸：“四劫三灾次第过”，并且祈望着有那么一天，能够和历经磨难的友人“共拔寒灰活劫灰”。在赁居的办公室里，他们以衰病之躯创造了各自的“神话”。

第二十七章 锥指管窥 此心忍死最堪哀

..... (703)

《管锥编》上窥百代、兼综欧亚，衡文造艺之际，矛头直指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。钱钟书的思想自由、学术独立精神，在这部皇皇巨著中表

露无遗。

第二十八章 自西徂东 一代宗师惊海外

..... (721)

钱钟书虽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“遗忘”了,但他的著述并未进入“忘川”。正像美国的爱伦·坡、福克纳在欧洲受到激赏才被本国文坛重新接受一样,欧美学者对《围城》、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的“发现”或“发明”,使得钱钟书由“出口”转“内销”。

第二十九章 软红尘里 落索声名免谤增

..... (751)

苏东坡说“惟有皇城真堪隐,万人海里一身藏”。钱钟书说“凋疏亲故添情重,落索身名免谤增”——软红尘里,钱钟书夫妇对“功名利禄”可谓“四大皆空”,只想各披一件“隐身衣”,同出遨游或在书中“串门儿”。

第三十章 钱文改公 语不惊人死不休

..... (785)

对于钱钟书和他的工作而言,所谓时间的流逝,只是过眼幻影。时间一点也没逝去,就像梵天脑中闪过的思想立刻就点燃了凡人脑中的火绒一样。他的人格纯粹,他的材料纯粹,他的艺术纯粹,结果怎能不神奇?

自序

这本书从武汉写到深圳，断断续续写了多年。写作和修改过程中，我一直谨记钱钟书先生的海训：

记得诺娃利史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：“每一个人的传记应当是一部 Bible(圣经)。”喜欢做警句的人大可套著调来一句：“每一个思想家的自传应当是一部 *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*(独特的心灵史)。”这种自传最为难写。我们须要捉住心的变动不居，看它在追求，在创化，在生息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心的“天路历程”委曲详尽地传达出来；在文笔一方面，不能太抽象，在实质一方面，不宜与我们的专著相犯，因为自传的要点在于描写，不在于解释，侧重在思想的微茫的来源，不在思想的正确理由。

遗憾的是，我自觉远没有达到他提出的这个传记文学标准。虽然我可以像某些作者那样声明，本人与传主有过通信或交谈，对于从传主的亲属、师友、门生处收集的资料，对于报章披露的回忆、采访文章，都一一准情酌理，旁稽参校，务求其真实可靠，甚或印出与传主的合影和来往信件招徕读者等等——我以为这是没有必要的。

这本书就摆在你面前，像无法销毁的罪证，它将把我的盲目无知揭发无遗。好在钱钟书先生早就有言在先：“盲目无知

往往是勇气的源泉。”我可以现成借来包羞遮丑。但在本书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,至少我力图做到这一点:尊重知识,敬仰美德,忠于历史。我当然知道,理想与现实之间,存在着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。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1996年暮春

拙书出版日期推迟,使我有时间订正疏漏。奈何公务猬集,身心疲惫。老友陈少鹏、邱衍云、蒋坚骅诸君索取清样,代为匡谬,本书责编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,特此深谢。

1998年初夏又记

引 子

1935年，钱钟书考取了英国庚款资助的公费留学生。这年夏天的一个黄道吉日，他与杨绛喜结良缘，旋即偕夫人飘洋过海，前往牛津大学。

行篋中书物无多，几本碑帖，一巨册约翰逊编纂的《英语辞典》。他们在汪洋大海上漂流了一个多月，碑帖和辞典成了可胃口的“食品”。

约翰逊是牛津人，背着一巨册《英语辞典》去牛津，这不是西谚所谓“带着猫头鹰去雅典”吗？钱钟书却告诉我们：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，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，惟有随翻随玩，遇到生冷的字，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；更可喜者，前人所著字典，常常记载旧日口语，表现旧时风俗，趣味之深，有不足为外人道者……

在众多的英语字典中，钱钟书偏偏选中约翰逊博士编纂的这本，除了约翰逊是牛津人、英国18世纪后半期新古典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外，恐怕还别有原因。那原因之一，大概就是约翰逊博士的人格力量。

《英语辞典》完成于1755年。作者在序言中表述了自己如何历尽艰辛才完成这部巨著，并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作了客观的评价。

约翰逊的年代“献书”成风。著作家献书的本意多为博取权贵、阔佬的资助。但约翰逊却在序言里宣称，辞典是在未获任何“恩主”的扶持下，独立问世的。

溺水之际，谁都不会拒绝伸向自己的援助之手的。譬如，在提出编撰《英语辞典》的计划时，约翰逊就曾经求助于吉斯特菲尔伯爵。但是，伯爵那厮不予理睬，弄得高傲的约翰逊博士不尴不尬。待到辞典问世、声名大震之际，那厮才在杂志上写了两篇赞美文章，私心奢望作者能把这本书“献给”自己。

约翰逊给吉斯特菲尔伯爵写了封火冒三丈的短札：“承您不弃，居然会关注我的辛劳，如果这种关注早一点，那么，倒真是一种恩惠；但是，时至今日，我已无动于衷，无法领受这种恩惠了”，“我不承认我受了什么恩惠，也不愿意公众设想此事应归功于什么恩主，这种态度，并非是我的冷嘲与严厉，这工作上帝早已教我自己去作……”，“我的工作进行到现在，并未蒙受任何文学赞助人的殷勤照顾，即使在我的工作结束期间，仍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照顾。我并不因此而失望”。

约翰逊这封信札，标志着作家已从依赖权贵的时代，逐渐过渡到文学独立、文学家开始成为“自由职业者”的时代。著书立说开始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由职业。

“自由职业者”时代的来临，并不意味着官方专制的寿终正寝。

1850年8月20日，维克多·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说：“在我们今天，一切虚构都消失了。从今以后，众人仰望的不是统治人物，而是思维人物。”——这话也未免讲得过早了一些，因为铁腕人物一直钳制着世界，习俗势力在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，约束着人们的行动。

思维人物要么躺在铁窗下目送习翔的雄鹰，要么躲在角